

有 趣 的 医 学 入 门 知 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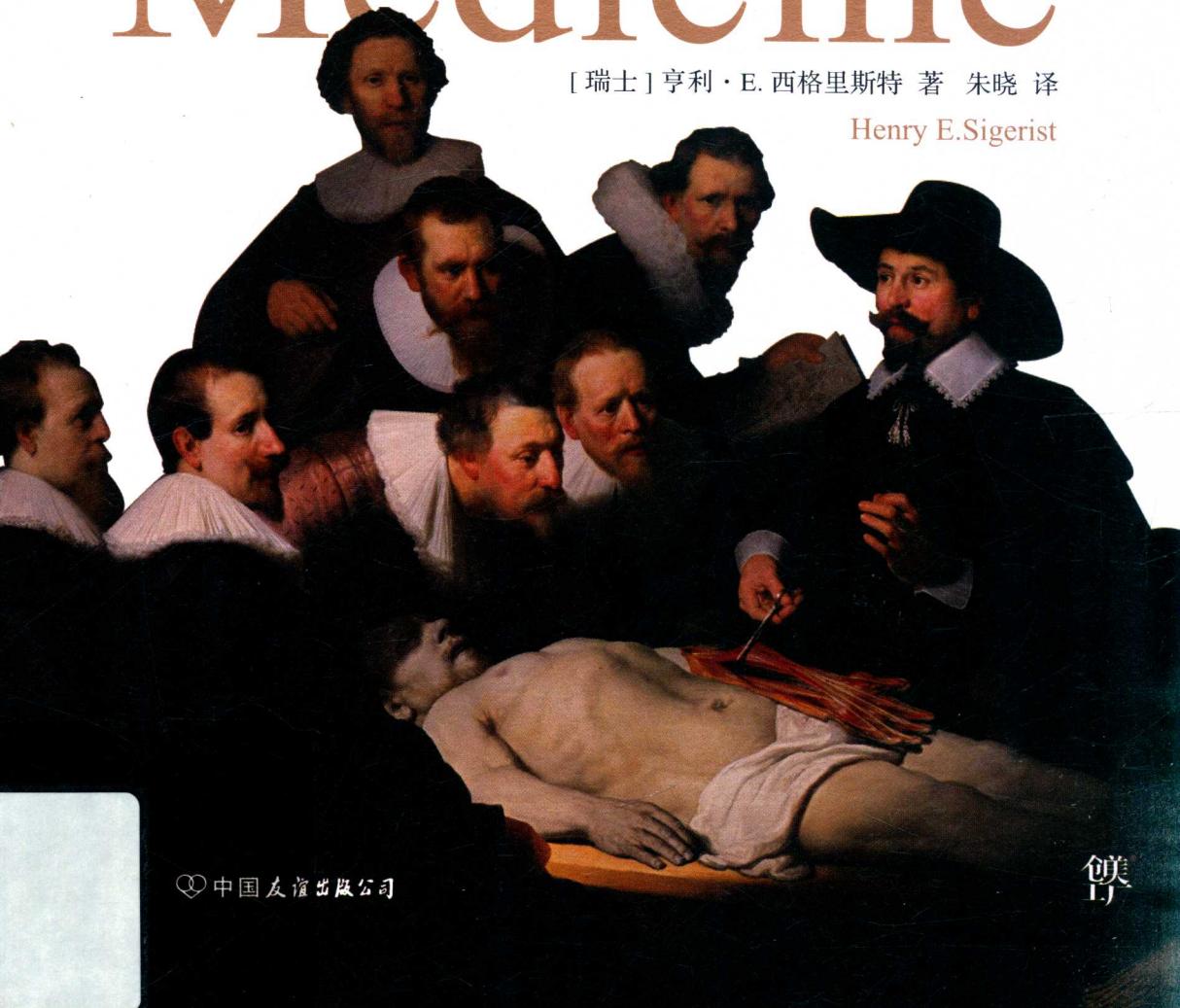
人与医学

西医文化史

Man and Medicine

[瑞士]亨利·E.西格里斯特 著 朱晓 译

Henry E. Sigerist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健行

人与医学

西医文化史

Man and Medicine

[瑞士]亨利·E.西格里斯特 著 朱晓 译

Henry E.Sigeri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 / (瑞士) 亨利 · E. 西格里
斯特著；朱晓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2

书名原文：Man and Medicine

ISBN 978-7-5057-4597-1

I. ①人… II. ①亨… ②朱… III. ①医学史—文化
史—世界 IV. ①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1169号

书名 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
作者 [瑞士] 亨利 · E. 西格里斯特
译者 朱晓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24印张 370千字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597-1
定价 6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01

译自 Margaret Galt Boise1932 年
英译本 *Man and Medicine*

1936 年中译本胡适序

(原文题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序”，收入西格里斯著，罗宾生序，顾谦吉译，胡适校：《人与医学》，193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又载1936年6月11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52期；收入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胡适选集》序言分册，1987年10月收入岳麓书社《胡适书评序跋集》，又2003年9月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第20卷。)

1933年，北平协和医学校代理校长顾临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寻一个人翻译西格里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恰好那时顾谦吉先生愿意担任这件工作，我就推荐他去做。我本来希望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可以担负翻译的费用，不幸那时编委会没有余力，就由顾临先生个人担负这个译本的稿费。

顾谦吉先生是学农学的，他虽然学过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却不是医学的内行。他翻译此书时，曾得着协和医学校的几位教授的帮助。李宗恩博士和姜体仁先生曾校读译本全稿，给了译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为自己爱读这本书，又因为顾临先生独立担任译费使这部书有翻译成中文的机会，其高谊可感，所以我自告奋勇担任此书“润文”的责任。此书译成之后，我颇嫌译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错误，所以我决心细细重校一遍。但因

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这部书的中译本的付印延误了一年半之久。这是我最感觉惭愧的（书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译，有时候先后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还有遗漏未及统一之处）。

今年美国罗宾生教授（G. Canby Robinson）在协和医学校做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谈起此书的翻译，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这书英文本的译人包以丝女士又是他的亲戚，他又是怂恿她翻译这书的人。我也很高兴，就请他给这部中译本写了一篇短序，介绍这书给中国的读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自序》一篇，和美国赫普金大学魏尔瞿教授的卷头语一篇，我都请我的朋友关琪桐先生翻译出来了（罗宾生先生的《序》是我译的）。

有了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说什么了。只因为我曾许顾临先生写一篇介绍这书给中国读者的文字，所以在说明这书翻译的经过之外，我还是补充几句介绍的话。

西格里斯教授在《自序》里说：“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是本书的计划，可以说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尝试。”这句话最能写出这部书的特别长处。这书不单是一部医学发达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医学史。

这部书当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小史。著者领着我们去看人体结构的知识（解剖学）和人体机能的知识（生理学）的发达史；去看人类对于病人态度的演变史；去看人类对于病的观念的演变史；去看病理学逐渐演变进步的历史；去看人们诊断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学问技术逐渐进步的历史。每一门学问，每一种技术，每一个重要理论，各有他发展的过程，那就是他的历史。这种种发展过程，合起来就成了医学史的全部。

但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级，绝不会产生一个佛萨利司（Vesalius），更不会产生一个哈维（Harvey），更不会产生一个巴斯脱（Pasteur）或一个郭霍（Koch）。巴斯脱和郭霍完全是19世纪科学最发达时代的人杰，是不用说的。佛萨利司和哈维都是那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一般文化的产儿，都是那新兴的医科大学教育的产儿，——他们都是意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学出来的。那时候，欧洲的大学教育已有了500年的发展了。那时

候，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主静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实东方文化的落后，还不等到十六七世纪——到了十六七世纪，高低早已定了，胜败早已分了：我们不记得 17 世纪初期利玛窦带来的新天文学在中国已是无坚不摧的了吗？——我们的科学文化的落后还得提早两千年！老实说，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我们读了西格里斯先生的这部医学史，我们不能不感觉我们东方不但没有佛萨利司、哈维、巴斯脱、郭霍；我们简直没有盖伦（Galen），甚至于没有黑剥克莱底斯（Hippocrates，现通译为希波克拉底——编者注）！我们在今日重读两千几百年前的《黑剥克莱底斯誓词》（此书的第七篇内有全文），不能不感觉欧洲文化的科学精神的遗风真是源远流长，怪不得中间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始终不能完全扫灭古希腊、罗马的圣哲研究自然爱好真理的遗风！这个黑剥克莱底斯—盖伦的医学传统，正和那多禄某（Ptolemy）的天文学传统一样，虽然有错误，终不失为最可宝贵的古代科学的遗产。没有多禄某，也绝不会有解白勒（Kepller，现通译为开普勒——编者注）、葛利略（Galileo，现通译为伽利略——编者注）、牛顿（Newton）的新天文学。没有黑剥克莱底斯和盖伦，也绝不会有佛萨利司、哈维以后的新医学。——这样的科学遗产就是我们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与医学》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他处处使我们明白每一种新学理或新技术的历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伦的治疗术固然是古希腊医学的背景；但是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体力竞赛的风气，崇拜健美的人生观，等等，也都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腊罗马的古医学遗产固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医学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是敌视科学的）重视病人，看护病人隔离不洁的风气，文艺复兴时代的好古而敢于疑古的精神，巴罗克美术（Baroque Art）注重动作的趋势，全欧洲各地大学教育的展开，等等，也都是这新医学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这样的描写医学的各个部分的历史发展，才是著者自己说的“用一般文化作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样的一部医学史最可以引导我们了解这世界的新医学的整个的意义。这样的一部医学史不但能使我们明白新医学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读完这书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这部书不仅是一部通俗的医学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常识教科书。他是一部用历史眼光写的医学通论。他的范围包括医学的全部，——从解剖学说到显微解剖学，人体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部位解剖学；从生理学说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神经系统生理学；从心理学说到佛洛特（Freu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说到著者最期望发达的“医学的人类学”；从疾病说到病理学的各个部分，说到病因学，说到解剖学、病原学，说到细菌学与免疫性，说到疾病的分类；从各种治疗说到各种预防，从内科说到外科手术，从预防说到公共卫生；最后说到医生，从上古医生的地位说到现代医生应有的道德理想。

这正是一部医学通论的范围。他的总结构是这样的：先说人，次说病人，次说病的征象，次说病理，次说病因，次说病的治疗与预防，最后说医生。每一个大纲，每一个小节目，都是历史的叙述，都是先叙述人们最早时期的错误见解与方法，或不完全正确的见解与方法，然后叙述后来科学证实的新见解与新方法如何产生，如何证实，如何推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历史叙述法写的医学通论。每一章叙述的是一段历史，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

这部书原来是为初级医学生写的，但这书出版以后，竟成了一部普通人爱读的书。医学生人人应该读此书，那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从这样一部书里，他不但可以窥见他那一门科学的门户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美，开创之艰难，先烈之伟大，他还可以明白他将来职业在历史上占如何光荣的地位，在社会上负如何崇高的使命。只有这种历史的透视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使我们感觉我们不光是一个靠职业吃饭的人，乃是一个要继承历史上无数伟大先辈的光荣遗风的人：我们不可玷污了那遗风。

我们这些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爱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其实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医学的常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

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所以我很郑重地介绍这部《人与医学》给一般的中国读者。这部书的好处全在他的历史叙述法。我们看他说的古代人们对于医学某一个方面的错误思想，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自己在那个方面的祖传思想的错误。我们看他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我们看他叙述的新医学的病理学，诊断方法，治疗方法，预防方法，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新式的医生要用那么麻烦的手续来诊断，为什么诊断往往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医生往往不能明白断定我们害的什么病，为什么好医生往往不肯给我药吃，为什么好的医院的规矩那么严，为什么医院不许我自己的亲人来看护我，为什么看护病人必须受专门的训练，为什么我们不可随便求医吃药。总而言之，我们因为要学得如何做病人，所以不可不读这部有趣味又有用的书。

胡适

一九三五，十一，十一

在上海沧州饭店

1936 年中译本罗宾生序

胡适 / 译

我们对于一部书的作者的认识，往往可以提高我们对于那部书的兴趣。因为我和西格里斯博士是朋友，又因为他的《人与医学》译成英文的事和我也有点关系，所以胡适先生要我写几句话来介绍他和他的书给中国读者。

医学家各有专门，很少人能像西格里斯博士那样渊博，那样顾得到西方医学的全体的。他生长在瑞士国，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国土虽小，却充满着浪漫的意义，那儿的人都能说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三国语言；那儿的风景之美和好客的风气吸引得西方各国的游人来游览。和平的瑞士人民都有一种国际的人生观，而西格里斯博士因为曾在各国居住过，又曾精研各国的历史，所以他的眼光格外广博。他的早年教育，多半在法国得的；他的医学研究是在他的本地沮利克大学做的；他在牛津大学留学过一个时期，因此和英国的学术生活是有接触的。他后来在莱比锡大学担任那全德国最重要的医学史讲座，他这部《人与医学》就是在莱比锡写的。

当美国媚利兰州巴第马尔城的约翰赫普金大学（今通译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的魏尔瞿（William H. Welch）教授——美洲医学界的一位泰斗，——辞去他的医学史讲座时，西格里斯博士接受了大学的请求，来继他的后任。西格里斯博士新近出版了一部《美国的医学》（*Medicine in America*），此书表现出他不但是美国医学史的权威，又最熟悉美国民族的历

史全部。他做魏尔瞿的继任者是最适宜的。

西格里斯博士又写了一部书，题为《伟大的医生》（*The Great Doctors*），那部书是 60 个名医的传记；他用他的生动有趣的文笔，借这 60 位曾在医学进化史上留下不磨功业的人们的传记，来写医学史上的大事，其实是一部医学史。

他在这些通俗的医学史著作之外，曾做了不少关于古代医学史的专题研究。他有语言的天才，精通各种古代语言，能读古写本书的原文，这也是他的研究所以最有成绩的一个原因。

西格里斯博士精神上还是一个少年人，他还不到 50 岁。他的可爱的性情，他的文笔与口才的优美，他的广博的世界眼光，他的古史知识的渊博，这些美德并和起来使他成为一位重要的领袖。他在美国的讲学已有很可注意的影响了，他现在正帮助做到医学界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调适。

《人与医学》一书是著者在莱比锡大学时，每年给医科新生的讲演。但此书的价值与功用实在不限于学医的人们，各国的普通的读者对这书都能感觉兴趣，所以西洋各种主要语言都有了此书的译本。中国今日的医学界与一般公众若求了解西洋医学教育与技术的背景、理想、方法，没有比这部书更适宜的了。

北平协和医学校教授罗宾生

G.Canby Robinson
Visiting Professor of Medicine
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一九三五，五，三

英译本卷首语

本书自从德文原版在一年前出版以来，得到了引人瞩目的成功；要求把本书翻译成各国文字的呼声也很热烈。对此，本书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实至而名归，作者自己倒是觉得有一些诧异。

本书最初的设想是，提纲挈领地为刚刚开始学医的人们描绘在医学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现代医学的画面。本书有趣的叙述特色、对题材精致有序的编排、明白流畅的文体——博伊西女士的英语译文很好地保留了这种文体——作者阐述时所采用的宽容开明的原则，尤其是那些有着极大吸引力的历史论述，大概不至于减少医务界以及其他领域受过教育的读者对本书的喜爱。因为本书是以面向初学者的演讲为蓝本写成的，所以阐述之中简单的叙事方式，自始至终被保留了下来，没有列举引文出处、参考书目，也没有炫耀博学。

我还未曾见到过另外的一本著作，全面地论及了与本书同样广泛的领域。可以肯定：没有另一部书，对医学历史完整的视野与本书有同样的深度，同时还兼备对医学科学现状、医学技艺的丰富知识，并且洞见治疗技艺的学说及其实践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哲学意义。

西格里斯特教授在这本书中，不仅显示出了历史研究的趣味和文化价值，显示出了历史表述方法的优点，还显示了这些研究对医学知识、医学实践的现状及前景做出恰当的理解和阐明的基本必要性。比所有这些更为深远的是，西格里斯特教授关于医学史在医学的教育当中所起作用的思想。正如他在本书“人

“精神和心灵”一章中所说：“开设有医学史课程的少数几所医学院近来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责任不单单在于促进历史论据的习得，而且，作为学科哲学仅有的代表，人们确实祈望他们来指明一条通往医学人类学的路径，因为他们是医务界仅有的哲理鼓吹者。”

简单是本书的阐述风格，既易懂又全无不必要的术语，不仅仅是学医的学生和行医的医生，哪怕就是一般的读者，也会被本书激发出一层又一层的审视来：本书纵览了当下关于健康或疾病时人体结构生理机能的知识所形成的医务习俗的故事；纵览了心理的各种作用；纵览了开创新纪元的种种发现；纵览了由观察和实验促成的学科进步；纵览了各个时代人们对于疾病的起源和性质的种种信条；纵览了各时各地的社会对病人的态度；纵览了医生的种种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与当下社会文化现状的关系；纵览了宗教和体育对卫生学发展的影响；本书还纵览了医学就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而言，在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当中所处的地位。

见多识广的读者一定不难看出，西格里斯特教授通晓某些社会问题，也相当熟悉当代那些多少带有争议的医学思想医学活动的潮流。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读者们会很感兴趣的。

西格里斯特教授在《自序》中希望，医务人士在读他这本书时，也和他自己写这本书时一样，“重温学生时代那些难忘的印象”，我想，西格里斯特教授不至于失望的。这个目标并不太遥远，正如这目标对于西格里斯特教授来说不是遥不可及的一样，譬如，医务人士不妨翻开本书第 225 页，从那生动的一段开始重温：“我们作为学生所目睹的第一场手术，真是一段超乎寻常的经历。”

本书为开始学医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总览，它总览了他所要学习的课程和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仔细阅读本书，将会使他能够带着更清晰的视角和更热衷的乐趣，在这漫长艰辛的从医路上继续前行，这么说是错不了的，而且我还敢说，本书将唤起他崇高的理想，使他成为一位更好的医生。

西格里斯特教授是伟大的大师祖德霍夫^[1]的后继者，在莱比锡大学担任医学史教授和医学史研究院的院长，在他的专业里面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一位杰出的贡献者。他新近在欧美游学了 6 个月，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客座讲师，稍后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地点巡回演讲。

正值他离开美国之际，他的大作的这个英译本问世，不但最适时的、最受欢迎的，而且也会增进他在此间由私人交际、由公众演讲而赢得的良好印象。

威廉·H.韦尔奇^[2]

William H. Welch

英译本自序

这本书最初的打算是，使选择学医的年轻人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研究以及他们日后的职业有些什么样的本质，引导并帮助他们透彻理解那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纷繁难懂之处。我相信，如果让读者参与到一个观念的发展历程中去，那么他对这个观念的理解就会变得容易一些。因此，我求助于历史，把历史当作描述基本事实的一个工具。

本书以观察者的观点为开场白，讨论了其经验的意义，并且提纲挈领地描绘出种种问题和种种责任，无论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要遇到的，还是医生在行医过程中终将遇到的。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已经接受了普通教育，我在此基础之上，将努力引导他进入医学的独特王国。

倘若本书也能够激发出医生们的兴趣来，这正合我意。正如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同时所体验到的一样，也许医生们在阅读本书时，可以重温他们学习阶段那些难忘的印象；他们可以发现，当按照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去处理一个材料时，常见的材料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来。我们大家不是需要时时都把医学当作整体来看待的吗？

此外，本书第一次尝试以总的文化为背景，描绘医学的全景。一年以前本书在德国问世时，它也受到了医务界以外的众多人士的欢迎，我感到很惊喜。后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客座教师，在巴尔的摩住了一段，又在美国作了一次巡回演讲，我发现，对于医学文化的诸多方面，美国存在有同样的

兴趣，这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有理由相信眼下这个译本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不仅能吸引学医者和医生们，对门外汉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本书已经出版有瑞典文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译本不久也将出版。

我要感谢本书的英文译者博伊西女士（Margret Galt Boise），她很好地保留了我原书的精神和风格，仿佛译文也是以面向学生的口语演讲为出发点的；我还要感谢韦尔奇教授有力的推介，韦尔奇博士是美国医学界的大师和泰斗，我曾有幸在他的研究所里工作；还有我的朋友，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富尔顿教授（Dr.John F.Fulton），他煞费苦心地从头到尾读我的校样；还有我的出版人，诺顿先生（W.W.Norton），他对我的著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亨利·E. 西格里斯特

1932年1月
于莱比锡和巴尔的摩

目录

1936 年中译本胡适序	01
1936 年中译本罗宾生序（胡适译）	06
英译本卷首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教授韦尔奇博士）	08
英译本自序	11

第一篇 人 001

第一章 人体的结构	003
第二章 人体的机能	026
第三章 人的精神和心灵	050

第二篇 生病的人 065

第三篇 疾病的征兆 083

第四篇 疾病 095

第一章 疾病观念的演变	098
第二章 广义疾病的学说	116
第三章 专科疾病的研究	134
第四章 疾病的病程	148
第五章 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153